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四十八回 陸壓獻計射公明

此剪乃是兩條蛟龍，採天地靈氣，受日月精華。起在空中，挺折上下，祥雲護體，頭交頭如剪，尾交尾如股。不怕你得道神仙，一闌兩段。燃燈忙棄了梅花鹿，借木遁去了，那剪把梅花鹿一闌兩段。燃燈逃回蘆篷，眾仙接著，問金蛟剪的原故。燃燈搖頭曰：「好利害！起在空中，如二龍絞結；落下來，利刃一般。我見勢不好，預先借木遁走了。可惜把我的梅花鹿一闌兩段！」

眾道人聽說，俱各心寒，共議將何法可施。正議間，哪吒上篷來：「啟老師：有一道者求見。」

這道人上得篷來，打稽首曰：「列位道兄請了！」燃燈與眾道人俱認不得此人。

燃燈笑容問曰：「道友是那座名山？何處洞府？」

道人曰：「貧道閑遊五嶽，悶戲四海，吾乃西崑崙閑人，姓陸名壓，因為趙公明保假滅真，又借金蛟剪下山，有傷眾位道兄。他只知道術無窮，豈曉得玄中更妙？故此貧道特來會他一會。管教他金蛟剪也用不成，他自然休矣。」

次日，趙公明乘虎，篷前大呼曰：「燃燈，你既有無窮妙道，如何昨日逃回？可速來早決雌雄！」哪吒報上篷來。陸壓曰：「貧道自去。」道人下得篷來，逕至軍前。趙公明忽見一矮道人，帶魚尾冠，大紅袍，異相長鬚，作歌而來：「煙霞深處訪玄真，坐向沙頭洗幻塵。七情六欲消磨盡，把功名付水流，任逍遙，自在閑身。尋野叟同垂釣，覓騷人共賦吟。樂陶陶別是乾坤。」

趙公明認不得，問曰：「來的道者何人？」

陸壓曰：「吾有名，是你也不認得我。我也非仙，也非聖，性似浮雲意似風，飄流四海不定蹤。或在東洋觀皓月，或臨南海又乘龍。三山虎豹俱騎盡，五嶽青鸞足下從。不富貴，不簪纓，玉虛宮裏亦無名。玄都觀內桃子樹，自酌三杯任我行。喜將棋局邀玄友，悶坐山岩聽鹿鳴。閑吟詩句驚天地，靜裏瑤琴樂性情。不識高名空費力，吾今到此絕公明。」

趙公明大怒：「好妖道！焉敢如此出口傷人，欺吾太甚！」催虎提鞭來取。陸壓持劍赴面交還。未及三五合，公明將金蛟剪祭在空中。陸壓觀之，大呼曰：「來的好！」化一道長虹而去。

公明見走了陸壓，怒氣不息，又見蘆篷上燃燈等昂然端坐，公明切齒而回。陸壓逃歸，此非是會公明戰，實看公明形容，今日觀之罷了。

陸壓回篷，與諸道友相見。燃燈問：「會公明一事如何？」

陸壓曰：「衲子自有處治，此事請子牙公自行。」子牙欠身。

陸壓揭開花籃，取出一幅書，書寫明白，上有符印口訣，「……依此而用，可往岐山立一營；營內築一臺。紮一草人；人身上書『趙公明』三字，頭上一盞燈，足下一盞燈。自步罡斗，書符結印焚化，一日三次拜禮，至二十一日之時，貧道自來午時助你，公明自然絕也。」

子牙領命，前往岐山，暗出三千人馬，又令南宮适、武吉前去安置。子牙後隨軍至岐山，南宮适築起將臺，安排停當，紮一草人，依方製度。子牙披髮仗劍，腳步罡斗，書符結印，連拜三五日，把趙公明只拜得心如火發，意似油煎，走投無路，帳前走到帳後，抓耳撓腮。

聞太師見公明如此不安，心中甚是不樂，亦無心理論軍情。「烈焰陣」主白天君進營來，見聞太師，曰：「趙道兄這等無情無緒，恍惚不安，不如且留在營中，吾將『烈焰陣』去會闡教門人。」

聞太師欲阻白天君，白天君大呼曰：「十陣之內無一陣成功，如今若坐視不理，何日成功！」遂不聽太師之言，轉身出營，走入『烈焰陣』內。鐘聲響處，白天君乘鹿大呼於篷下。燃燈同眾道人下篷排班，方纔出來，未曾站定，只見白天君大叫：「玉虛教下，誰來會吾此陣？」

燃燈顧左右，無一人答應。陸壓在傍問曰：「此陣何名？」燃燈曰：「此是『烈焰陣』。」陸壓笑曰：「吾去會他一番。」

白天君曰：「爾是何人？」陸壓曰：「你既設此陣，陣內必有玄妙處。我貧道乃是陸壓，特來會你。」天君大怒，仗劍來取。陸壓用劍相還。未及數合，白天君望陣內便走。陸壓不聽鐘聲，隨即趕來，白天君下鹿，上臺，將三首紅幡招展。陸壓進陣，見空中火，地下火，三昧火，三火將陸壓圍裏居中。

他不知陸壓乃火內之珍，離地之精，三昧之靈。三火攢透，共在一家，焉能壞得此人。陸壓被三火燒有兩個時辰，在火內作歌，歌曰：「燧人曾煉火中陰，三昧攢來用意深。烈焰空燒吾秘授，何勞白禮費其心？」

白天君聽得此言，著心看火內，見陸壓精神百倍，手中托著一個葫蘆。葫蘆內有一線毫光，高三丈有餘；上邊現出一物，長有七寸，有眉有目；眼中兩道白光反罩將下來，釘住了白天君泥丸宮。白天君不覺昏迷，莫知左右。

陸壓在火內一躬：「請寶貝轉身！」那寶物在白光頭上一轉，白禮首級早已落下塵埃。一道靈魂往封神臺上去了。陸壓收了葫蘆，破了「烈焰陣」，方出陣時，只見後面大呼曰：「陸壓休走！吾來也！」

「落魂陣」主姚天君跨鹿持綱，面如黃金，海下紅鬚，巨口獠牙，聲如霹靂，如飛電而至。燃燈命子牙曰：「你去喚方相破『落魂陣』走一遭。」

子牙急令方相：「你去破『落魂陣』，其功不小。」方相應聲而出，提方天畫戟，飛步出陣曰：「那道人，吾奉將令，特來破你『落魂陣』！」更不答語，一戟就刺。方相身長力大，姚天君招架不住，掩一綱，望陣內便走。方相耳聞鼓聲，隨後追來。趕進「落魂陣」內，見姚天君已上板臺，把黑砂一把洒將下來。可憐方相那知其中奧妙，大叫一聲，頃刻而絕。

姚天君復上鹿出陣。大叫曰：「燃燈道人，你乃名士，為何把一俗子凡夫枉受殺戮？你們可著道德清高之士來會吾此陣。」

燃燈命赤精子：「你當去矣。」

赤精子曰：「姚斌，你前番將姜子牙魂魄拜來，吾二次進你陣中，雖然救出子牙魂魄，今日你又傷方相，殊為可恨。」

姚天君曰：「太極圖玄妙也只如此，未免落在吾囊中之物。你玉虛門下神通總高不妙。」

赤精子曰：「此是天意，該是如此。你今逢絕地，性命難逃，悔之無及。」

姚天君大怒，執綱就打。赤精子口稱：「善哉！」招架閃躲，未及數合，姚斌便進「落魂陣」去了。赤精子聞後面鐘聲，隨進陣中，這一次乃三次了，豈不知陣中利害。赤精子將頂上用慶雲一朵現出，先護其身；將八卦紫壽仙衣明現其身；光華顯耀，使黑砂不粘其身，自然安妥。

姚天君上臺，見赤精子進陣，忙將一斗黑砂往下一潑。赤精子上有慶雲，下有仙衣，黑砂不能侵犯。姚天君大怒，見此術不應，隨欲下臺，復來戰爭。不妨赤精子暗將陰陽鏡望姚斌劈面一照。姚天君便撞下臺來。赤精子對東崑崙打稽首曰：「弟子開了殺戒！」提劍取了首級。

赤精子破了「落魂陣」，取回太極圖，送還玄都洞。

且言聞太師因趙公明昏睡如此，心下不樂，懶理軍情，不知二陣主又失了機。太師聞報，破了兩陣，只急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內生煙，頓足歎曰：「不期今日吾累諸友遭此災厄！」忙請二陣主張、王兩位天君。太師泣而言曰：「不幸奉命征討，累諸位道兄受此無辜之災。吾受國恩，理當如此；眾道友卻是為何遭此慘毒，使聞仲心中如何得安！」

子牙拜掉了趙公明元神散而不歸，但神仙以元神為主，遊八極，任逍遙。今一旦被子牙拜去，不覺昏沉，只是要睡。

聞太師心下甚是著忙，自思：「趙道兄為何只是睡而不醒，必有凶兆！」聞太師愈覺鬱鬱不樂。

子牙在岐山拜了半月，趙公明越覺昏沉，睡而不醒人事。太師入內帳，見公明鼻息如雷，用手推而問曰：「道兄，你乃仙體，為何只是酣睡？」

公明答曰：「我並不曾睡。」

二陣主見公明顛倒，謂太師曰：「聞兄，據我等觀趙道兄光景，不是好事，想有人暗算他的，取金錢一卦，便知何故。」

聞太師便忙排香案，親自拈香，搜求八卦。聞太師大驚曰：「術士陸壓將釘頭七箭書，在西岐山要射殺趙道兄，這事如何處？」

王天君曰：「既是陸壓如此，吾輩須往西岐山，搶了他的書來，方能解得此厄。」

太師曰：「不可。他既有此意，必有準備，只可暗行，不可明取。若是明取，反為不利。」

聞太師入後營，見趙公明，曰：「道兄，你有何說？」

公明曰：「聞兄，你有何說？」

太師曰：「原來術士陸壓將釘頭七箭書射你。」

公明聞得此言，大驚曰：「道兄，我為你下山，你當如何解救我？」

聞太師這一會神魂飄蕩，心亂如麻，一時間走頭無路。

張天君曰：「不必聞兄著急，今晚命陳九公、姚少司二人借土遁暗往岐山，搶了此書來，大事方纔可定。」太師大喜，遂命陳九公二位徒弟去搶箭書。

燃燈與眾門人靜坐，各運元神。陸壓忽然心血來潮，道人語，拈指一算，早解其意。陸壓曰：「眾位道兄，聞仲已察出原由，今著他二門人去岐山，搶此箭書。箭書搶去，吾等無生。快遣能士報知子牙，須加防備，方保無虞。」

燃燈隨遣楊戩、哪吒二人：「速往岐山去報子牙。」哪吒登風火輪先行；楊戩在後。風火輪去而且快，楊戩的馬慢便遲。

時已是二更，陳、姚二人駕著土遁，在空中果見子牙披髮仗劍，步罡踏斗於臺前，書符念咒而發遣，正一拜下去，早被二人往下一坐，抓了箭書，似風雲而去。

子牙聽見響，急抬頭看時，案上早不見了箭書。子牙不知何故，自己沉吟，正憂慮之間，忽見哪吒來至。南宮适報入中軍，子牙急令進來，問其原故。

哪吒曰：「奉陸壓道者命，說有聞太師遣人來搶箭書，此書若是搶去，一概無生。今著弟子來報，令師叔預先防禦。」

子牙聽罷，大驚曰：「方纔吾正行法術，只見一聲響，便不見了箭書，原來如此。你快去搶回來！」哪吒領命，出得營來，登風火輪便起，來趕此書。

楊戩馬徐徐行至，未及數里，只見一陣風來，甚是古怪。楊戩見其風來得異怪，想必是搶了箭書來，下馬忙將土草抓一把，望空中一洒，喝一聲：「疾！」坐在一邊。此乃先天秘術，道妙無窮，保真命之主，而隨時響應。

陳九公、姚少司二人搶了書來大喜，見前面是老營，落下土遁來。見鄧忠巡外營，忙然報入。二人進營，見聞太師在中軍帳坐定。二人上前回話，太師問曰：「你等搶書一事如何？」二人回曰：「奉命去搶書，姜子牙正行法術，等他拜下去，被弟子坐遁，將書搶回。」

太師大喜，問二人：「將書拿上來。」二人將書獻上。太師接書一看，放於袖內，便曰：「你們後邊去回復你師父。」二人轉身往後營正走，只聽得腦後一聲雷響，急回頭不見大營，二人站在空地之上。二人如痴如醉。

正疑之間，見一人白馬長鎗，大呼曰：「還吾書來！」陳九公、姚少司大怒，四口劍來取。楊戩鎗大鱗一般。夤夜交兵，只殺得天慘地昏，鎗劍之聲，不能斷絕。正戰之際，只見空中風火輪響，哪吒聽得兵器交加，落下輪來，搖鎗來戰。

陳九公、姚少司那裏是楊戩敵手，況又有接戰之人。哪吒奮勇，一鎗把姚少司刺死；楊戩把陳九公脅下一鎗，二人靈魂俱往封神臺去了。

楊戩問哪吒曰：「岐山一事如何？」

哪吒曰：「師叔已被搶了書去，著吾來趕。」

楊戩曰：「方纔見二人駕土遁，風聲古怪，吾想必是搶了書來；吾隨設一謀，仗武王洪福，把書誑設過來；又得道兄協助，可喜二人俱死。」楊戩與哪吒復往岐山，來見子牙。

子牙命入中軍，問其搶書一節，楊戩把誑設一事，說與子牙。子牙獎諭楊戩曰：「智勇雙全，奇功萬古！」又諭哪吒：「協助英雄，赤心輔國。」楊戩將書獻與子牙，二人回蘆篷。子牙日夜用意隄防，驚心提膽，又恐來搶。

聞太師等搶書回來報喜，等得第二日巳時，不見二人回來；又令辛環去打聽消息。少時辛環來報：「啟太師：陳九公、姚少司不知何故，死在中途。」

太師拍案大叫曰：「二人已死，其書必不能返！」搥胸跌足，大哭於中軍。只見二陣主進營，來見太師，見如此悲痛，忙問其故。太師把前事說了一遍，二天君不語，同進後營，來見趙公明，公明鼻息之聲如雷。

三位來至榻前，太師垂淚叫曰：「趙道兄，」公明睜目見聞太師來至，就問搶書一事。太師實對公明說曰：「陳九公、姚少司俱死。」

趙公明將身坐起，二目圓睜，大呼曰：「罷了！悔吾早不聽吾妹之言，果有喪身之禍！」

聞太師只嚇得渾身汗出，無計可施。

公明歎曰：「想吾在天皇時得道，修成玉肌仙體，豈知今日遭殃，反被陸壓而死。真是可憐！聞兄，料吾不能再生，今追悔無及！但我死之後，你将金蛟剪連吾袍服包住，用絲條縛定，我死，必定雲霄諸妹看吾之尸骸。你把金蛟剪連袍服遞與他。吾三位妹妹見吾袍服，如見親兄。」道罷，淚流滿面，猛然一聲大叫曰：「雲霄妹子！悔不用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禍！」言罷，不覺哽咽，不能言語。

聞太師見趙公明這等苦切，心如刀絞，只氣得怒髮沖冠，鋼牙剝碎。當有「紅水陣」主王變見如此傷心，忙出老營，將「紅水陣」排開，逕至篷下，大呼曰：「玉虛門下誰來會吾『紅水陣也』也？」

哪吒、楊戩纔在篷上，回燃燈、陸壓的話，又聽得「紅水陣」開了，燃燈只得領班下篷，眾弟子分開左右。只見王天君乘鹿而來。

燃燈命：「曹道友，你去破陣走一遭。」

曹寶曰：「既為真命之主，安得推辭。」忙提寶劍出陣，大叫：「王變慢來！」

王天君認得是曹寶散人，王變曰：「曹兄，你乃閑人，此處與你無干，為何也來受此殺戮？」

曹寶曰：「察情斷事，你們扶假滅真，不知天意有在，何必執拗。想趙公明不順天時，今一旦自討其死。十陣之間，已破八九，可見天心有數。」

王天君大怒，仗劍來取。曹寶劍架忙迎。步鹿相交，未及數合，王變往陣中就走。曹寶隨後跟來，趕入陣中。王天君上臺，將一葫蘆水往下一摔。葫蘆振破，紅水平地擁來。一點粘身，四肢化為血水。曹寶被水粘身，可憐！只剩道服絲條在，四肢皮肉化為津，一道靈魂往封神臺去了。

王天君復乘鹿出陣，大呼曰：「燃燈甚無道理！無辜斷送閑人！玉虛門下高明者甚多，誰敢來會吾此陣？」

燃燈命道德真君：「你去破此陣。」

